澹靜齋文鈔

閩中海峯龔景

陳時事疏

謹奏爲正士習以飭官方端民風事竊惟士習之盛衰官方之所由隆汚民風之所由升降也周以三物教萬民爲士者孝弟廉恥之節日砥礪其心其源既清一旦出而臨民而六計倘廉八柄詔吏乃可得而施若乃干城之寄旁及武夫甫田之中升夫髦士則微獨兵農不分士與農亦不分士習正斯民風醇矣後世鄉舉里選之濁既不可行而浮藝聲氣之弊接踵而起崎嶇暮夜

乞憐於公卿輾轉名場借塗於關節相習成風恬不知怪夫今日之為士皆後日之為官也廉恥本相因士不知恥則官安能廉科名小事耳可以得之者無所不為君親大倫也可以欺之者無所不至一旦居官無怪其病民而負國也士習不正而官方不肅官方不肅而民風益以不醇彼見夫服儒衣冠儒冠誦讀聖人之書者之猶見利必爭見害必避也而閭閻何責焉好刺譏善可否議論當世之人者之猶終違其始行背其言也而椎魯何責焉老師宿學彫零殆盡後生小子無所效灋而公卿大夫不知正身率下藉口收羅人才引掖後進

之虛名以濟其私心其風愈烈其波愈靡不急挽之以杜其源將恐吏治民風俱不可問伏惟
皇上奮乾綱振頹俗申飭學校明正賞罰厚養其廉恥而重責以禮義則士知自重人知愛身而後吏治可肅民風可醇休治之休與天無極　臣　謹奏

堅壁清野議

竊惟邪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輾轉兩年處處有賊處處需兵負固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都歷郡不能禦議者惟以兵少爲辭于是調鄰省增新兵募鄉勇但謂以多爲貴不知其無益而反有害也何則國朝經制之兵本屬有限而腹裏尤少其重兵所在非番回錯襍之區則形勢要害之地也一調不已而至再再調不已而至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是無事之區又將滋事卽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機起事豈非明效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

取充數非市井無賴之人則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志不齊膽氣不壯遇賊惟有紛然鳥獸散耳此增兵之害也鄉勇守護鄉里易得其力若以從征則非所願無室家妻子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平居未受涓滴之恩臨難責以身命之報於勢既有所難能而爲之長者素昔等夷本無上下之分與以虛名強相鈐制於心又有所不服故加恩則玩而驕執滴則忿而散求其約束而整齊之者難矣其藉此爲利浮開名數冒領銀糧者又無論也至於臨陣既未習乎戰鬬疑則易驚又各自爲步趨紛則易亂創或誘之以重利鼓之

以大義而有勇無剛能暫而不能久鬨然而進亦鬨然而退耳此鄉勇之害也且兵勇多則糧餉廣糧餉廣則轉運難　國家帑藏充盈殺賊安民雖千萬在所不計而民間之疲於輓輸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矣文報有站糧運有臺軍營之移徙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資於民力近地不足調之遠處州縣雖官爲給價值而例案所銷豈能敷用每縣夫數百名馬數十匹道途之費守候之費津貼之費司事者口食之費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監又從而乾沒其中爲日既久民力竭矣官吏但顧考成一切以軍興濟從事科斂督責民必不堪事

變滋起或遇水旱之災將何以處之況乎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過甚於盜賊鄉勇從而效尤激而生變是所憂者不獨在邪匪也然使有濟於事僥倖成萬一之功亦不必過為疑慮而自去年以來其情形大概可見矣川省之山層崖峭壁削立如城砦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賊若據之非數萬之衆不能攻取然周圍百餘里或數十里終未能環而圍之也竭力仰攻士卒損傷過半幸而得之賊已乘閒率衆他徙矣則又窮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勢常不相及蓋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則無地非糧官兵之糧必須轉運賊竄無定向亦無定

吏一省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牧令豈無二十
餘人其犇秃趨事明白勤幹者佐貳豈無數十人今川
省賊所往來川東惟夔州一府達州一州川北惟保寗
順慶二府而已陜西惟與安漢中二府商州一州河南
惟南陽一府湖北惟荆州宜昌施南襄陽鄖陽五府而
已所屬牧令賢者留之不肖者易之有處各派佐襍數
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事佐以正佐數員講明利
弊議定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查不過
三月可以畢事其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砦
太平砦等處者加卑因高使之可守移附近民居于其

中先藏積穀貧者官貸其資芽屋草棚聽其自便其故居仍留勿毀賊未至時仍可照常安業也其村莊市鎮人煙輳集如臨江市普安場等處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爲築城堡外挖深壕務令高廣民居零星在外者移入之磚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于民有貧乏者量給口糧以代賑恤其次則選擇頭人山上之砦平地之堡人戶既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耆民舉爲砦長堡長給以頂帶予以鈐記使總一砦一堡之事其淸查戶口董視工程經管銀糧稽查出入訓練丁壯修飭守

備別擇數人為之副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專責成其次則清查保甲戶口繁多奸良莫辨外至者慮其為間諜也卽久居者亦慮其有匪黨也行保甲之灋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準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蹤蹟可疑尙無確據者另附冊尾聽其另居自便毋使溷入以滋後累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土若干詳注冊內以備稽核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為部伍鳥鎗刀矛各習一技官為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砦擇營中千把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教導勤加訓練有事則登陴守禦自

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警或隣堡告急許以其半裁撥其次則積貯糧穀堡砦之中建倉數間豪家囤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給銀悉行收買入倉無者買于隣近各鄉官兵經過卽以此糧供支賊至閉砦壯丁守陴按名給糧毋令家食其鰥寡孤獨貧乏殘疾及家稍充而實無糧者準其照册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卽爲本鄉社倉分貯常平一遇災歉亦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度經費所有築堡挖壕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器具及搭棚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砦長司其出入惟倉糧之數至於官賑借供支官爲報銷其餘銀勻攤

期糧臺豈能豫設夫馬豈能豫增倉卒移營糧必遲悞此一難也賊皆輕身登降便捷而我兵鳥鎗弓箭火藥鉛彈身所佩帶不下二三十斤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地之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趫捷若飛而我兵如陝甘等處壯健有餘輕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時隨地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按隊止必安營挖壕樹柵守卡站牆日夜不得安歇此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飢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負之勢已分矣幸而勝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者且其首惡及全夥不

可見也賊之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十餘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撲明而賊蹤已遠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於是有請宜繞道在前迎頭截殺者究係空言亦無實濟也前後夾擊則左右分馳東西並攻則南北各竄山澗重疊道路分岐處處可通頭頭是道安所得十餘萬之兵一一迎而擊之即令兵多將廣四面兜圍而賊聚而衝我散而守十餘萬之兵分布於周圍數百里之內其勢既分其力亦薄賊以全力捨命衝突亦未有不潰而出者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賊合而我兵不得不分賊分而

我兵遂不能復合焚掠裹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勦則無以爲守守則無以爲勦城池已在在堪虞將領惟斤斤自保今日之賊無論非今日之兵所能蕆事即或領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餘奔馳半月之久力疲氣阻其勢又爲今兵之續賊勢益張兵氣益餒日延一日事恐不可問矣然則爲今之計將奈何曰賊未至巴州而巴州之民先去賊未至通江而通江之城已空守土之官雖欲效死勿去其誰與守此無他民心無所恃也故殺賊以安民也今必先安民然後能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使之無所裹脅

多一民卽少一賊矣民居寞則賊食絕使之無所擄掠民存一日之糧卽賊少一日之食矣爲今之計必行堅壁清野之議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砦使百姓自相保聚併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濬濠溝高壘積穀繕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既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爲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至于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三千名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後賊攻則救賊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則死此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要必先選擇良

於堡砦居民所有田地分爲十年或八年隨地丁徵還如此者有十利焉川省無土著之民五方襍處其性輕于去就故一聞警報輒四散奔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堅城矣今堡砦林立聲勢聯絡民居既安民志自定父母妻子一家團聚無流離死亡之憂並不慮爲賊逼脅陷于邪黨可以保全良民潛消賊勢其利一也糧皆藏于堡砦之內所餘村落店館皆空屋賊即千里焚掠無所得食若攻圍堡砦則丁壯自護身家其守必力又有隣堡之救援官兵之策應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十日非潰而四散則輾轉于溝壑之內而已區區首惡何

難就擒可以制奔竄之賊其利二也據險之賊不能不
下山掠食今民皆團聚糧不露處冬春之交野無青草
附近已無所掠遠出則近山之堡砦皆得邀而擊之其
勢又不敢出坐困月餘積糧既竭終亦歸于死亡逃散
而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其利三也州縣之有鄉村如樹
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本根無所庇鄉村皆為賊所蹂躪
其城郭之不亡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砦障蔽擁護賊
必不敢徑犯城郭有急則環而救之如手足之捍頭目
賊將腹背受敵況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其
利四也堡砦遠者相距數十里近者或十餘里官兵經

過就近供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費民無輓輸之勞至文報往來尤關緊要倵若之在大路者即安設夫馬遞送無須兵勇護之可以省臺站之費其利五也每省揀選精兵三千賊合亦合賊分亦分牽制其後使之不得攻陷城堡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猶其小者也兵少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至空虛亦無慮再生他變其利六也守陴壯丁惟賊至時數日給以口糧平日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費較招募鄉勇所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夕相見猶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瀕維繫之不若鄉勇

從征日久習于兇暴怯公戰而喜殺掠釀爲將來無窮之隱憂其利七也保伍時相糾詧而堡砦之長又從而稽查之則奸宄無所容其桀驁不馴如嗰嚕者亦懾而不敢肆可以漸化爲良民其利八也邪教蔓延爲日既久伏而未動者正不乏人今淑慝既分居不相襍其冥頑者苟潛入于賊黨可以一并殲除其愧悔者必安居乎故業可以保全身命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其利九也規模既定守而勿失遠近一體上下同心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令不從無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時畫地而守井如也一勞永逸數

世賴之其利十也然而愚民可與樂成難以慮始因循目下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阻之者矣一則曰騷擾反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賊匪所過焚燒房屋殺戮人民擄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于利害所至者大即小有騷擾猶當毅然爲之況保其身家全其積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易其人不當廢此瀏如戰場失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切于事也夫欲速則不達自去歲以來各省所行者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急于目前而收功于異日者

及今為之未爲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羅網之內矣是速莫速于此也舍此以圖其果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則慮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苟能平賊即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過堡砦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者不過三四十州縣裒多益寡合計每省不過用銀一百萬兩而已自是即無所費較之養兵養鄉勇每月需銀百萬者其費何如然尚未有底止也且惟買糧爲費較鉅而糧分貯于堡砦何異貯于州縣之倉今各州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分年帶

徵歸欵是不獨省費且並無所費矣一則畏其繁難也
夫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堡
砦之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
何慮其繁難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處失業難
民豈能不爲撫卹清查戶口修理房屋弔生卹死賑乏
周貧其繁難何止十倍于此與其補救于已然之後何
如豫備于未事之先願平心而熟計之也是數說者皆
不足以難之然則今日急務莫有先于此者矣安民即
所以殺賊民懼賊而逃猶可言也兵愈增則差徭愈重
師愈久則擾累愈多數月之後恐民之見賊將不逃而

合之矣今不早為後悔無及謹陳一得之愚伏惟垂採
幸甚

平賊議

平賊之策不過勦堵撫三者而已今皆用之而賊卒不滅者未得其宜也何則賊皆吾民也非如外部蕃夷疆域可以界限衣服語言可以辨別聚而抗拒則爲賊散而行乞猶是民目可以入吾城市窺吾營盤而不覺良莠難分一也其始不過邪教數人爲之倡而愚民被其煽惑者從之其後則無賴兇悍之徒如私鹽私鑄嘓嚕賭棍竊匪大盜凡游蕩而不務正業者皆從之又其後則失業飢寒之民亦從之矣所過裹脅良民質其妻子適其放火殺人始則脅於威力欲自拔而不能繼則陷

於罪名雖可歸而不敢日月積久亦甘心而從之矣此賊匪所以日多而我兵額數有定不能驟增近省不足調之遠省數千里跋涉而來新者未及到營而舊者死亡疾病已耗其大半矣賊常多而我兵常少二也自嘉慶二年以後貧困之賊皆轉而流竄賊生長深山登降便捷婦人孺子輕蹻如飛而我兵除四川貴州外陝甘河南直隸等省之兵習於平地不慣山行登高履險未及半日汗流氣喘賊惟手持一矛到處占住民房無須餘物而我兵鳥鎗弓箭藥彈乾糧身所佩帶不下數十斤又有鑼鍋帳房軍裝軍火皆用夫騾運送山徑險窄

行李不易動輒擁擠棄之則無以爲資可暫而不可久賊行無隊伍止無營盤隨時隨地可以安歇而我兵行必結隊止必紮營坐牆守卡日夜不得休息賊常逸而我兵常勞三也賊所過擄掠民食無地非民則無地非糧而我兵之糧必須轉運山徑險阻若階州五郎孝義盩厔山中即騾馬亦不能行人夫負重日不能四五十里若由後路運送則兵行迅速勢不能及若由前路運送正當賊匪之來未集兵腹先齎盜糧又皆賊匪蹂躪之餘居民逃散買賣斷絕無所覓食一餅之價至六七十文兵丁積旬日之鹽菜不能求一餐之半飽不得不

枵腹以待賊常飽而我兵常飢四也賊匪皆本處之人服習水土而官兵皆自他省調來不耐嵐瘴地氣卑濕天氣鬱蒸身淋風雨足沾泥塗夜臥草地日飲冷水非手足臃腫則腰脚疼痛非內患痢泄則外生惡瘡精壯之人多半病困賊匪本亡命之徒肆橫既久心膽愈壯益加狡悍而官兵前所調者皆數十年訓練之兵死傷殆盡存者不及十之二三出征已久其力既疲其氣亦餒近年調者皆招募新兵從未見過打仗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志不齊膽氣不壯見賊惟有鳥獸散耳豈屆倚恃賊常強而我兵常弱五也此自嘉慶元年以來所

以日勦賊而不能平之故也今之領兵大員不思變計
但以勦賊爲名日事追逐上寬
聖明之督責下告百姓以撫卹爲一身計耳於罪事一
毫無裨也古云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云強弩
之末不能穿魯縞自古行師未聞奔丕數千里經年累
月不敢休息者出奇制勝倍道疾馳間一用之耳然所
將不過偏師爲時不過旬日今乃傾天下之兵奔丕數
省往來萬里是自斃也飢不得食渴不得飲蓬首垢面
襪衣跣足其苦不可勝言不得不落後不得不脫逃非
不畏濁也人情所不能堪則不求生而願死以至於樂

死而尚何力可用何氣可鼓賞何能勸刑何能威哉故有帶兵數千名而到營不過數百者矣幸而統領得人撫循有素兵弁皆樂為用與賊相遇未嘗不殺賊數千或數百人未嘗不生擒首惡一二名而追逐至此我力已竭一勝之後勢不能再追餘黨之逃散而竄匿者隨時收集沿途裹脅不過旬日其勢復張則前功盡棄矣近日賊情益加詭譎見兵則逃過城不攻彼豈真有所畏於我之兵丁有所愛於我之城池其設心叵測以為與官兵抗拒打仗無論其不必勝也即勝而彼之損傷亦多官兵尚強未能得志攻圍城池無論其不必得也

即得亦不能守困處一隅官兵合而圍之可以殲盡無遺若當陽竹山之役是也故或分或合聚散無常或往或來出沒無定使我之官日疲於奔命使我之財日耗於糧餉使我之民轉徙流亡不得耕種收穫以爲生使我之兵疾病死傷不得休養訓練以力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民心漸散兵氣益衰無可用之民無可用之兵並無可用之財然後乘其弊而與我角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志不小其謀益奸我奈何墮其術中而不悟哉且此賊本非可以兵力驟勝也虎狼惡獸出而傷人我持兵而與之鬬以決死生可也今之賊非非此比也譬如稽

蠅蚊蚋聚於堂室之中鬨然而去亦鬨然而來自嘗設爲驅逐以漸廓清而我不勝悻悻之忿持刀與帚左揮右擊追逐不捨奔走無停積數時之久鋒刃所及蠅蚋間亦有死者矣究無損於彼勢之重輕也而我之手足已憊氣力已竭一蹶不能復振矣今之剿賊何以異是此剿之不得其要也於是而議堵則有謂繞道前進爲迎頭截擊之舉者然山澗重疊路徑紛岐非有兩道截其兩旁賊自西來而我東面迎之賊仍可折而南而北也賊自後來而我自前面迎之賊仍可折而左而右也未及交鋒而迎頭者皆成尾追矣安所得十餘萬之兵

分爲數十路一一迎而擊之則有謂選擇形勝爲據險扼要之計者然古今險要皆爲敵國相爭攻城掠地言之耳如潼關爲西安門戶不得潼關則西安終不可守故宿兵於潼關而敵不敢越關而西非謂無路以達西安也今賊非有攻城掠地之心不過借路而過耳潼關南原方車可以並進萬馬可以分馳固守潼關其能堵不使入乎且天險不過數處其險亦不過數里數十里蜀之劒閣險甲天下然旁行三十餘里則有路可通矣非處處懸崖峭壁如萬里長城也川陝交界自西而東陝甘交界自南而北皆不下二千餘里或千餘里其險

口各有數十處處處守以重兵非十餘萬不能而賊之所入又不必皆由隘口若人處堂屋之中牢扃門戶以防盜賊可耳至於鼠之穴空蟻之緣隙豈能禁乎今寸寸而守之節節而防之力固有所不能徒守隘口又何益乎則有謂山僻小路悉行挖斷平衍之地悉掘濠溝使賊不能過者不知山徑甚多路溝甚長經年累月能一一置人守之乎若無守者我能斷彼即能續我能掘彼即能填是兒戲也則有謂多招鄉勇或團練以防守卡隘者不知團練鄉勇令其守堡砦其父母妻子在是其貲財積聚在是爲賊所破惟有死耳其心既一其力

亦齊故可堅守若調往守卡距其家數十里百餘里不等有內顧之憂則其心貳無必死之志則其力懈賊勢稍緩尚可支持急則各散而逃至於招募鄉勇皆游手無賴之徒更不足恃也則有謂責成州縣厚賞重罰以示勸戒者不知今之州縣既不假之以事權徒擁虛名於上又謹防之如盜賊責以無米之炊無權則何以服衆無財則何以聚人守城守卡鄉勇限以名數定其日期賊至始準賊退卽撤平時既無訓練之暇臨時又無獎賞之資而百姓風鶴易驚本有憚賊之意戰陣未習又無殺賊之心誘以空言倉卒驅之其能戮力同心

為我用命乎弱者未見賊而先遁強者甫交綏而已敗即有牧令之賢者奮不顧身不過一死塞責於事仍無濟也軍興以來或以官兵或以鄉勇無日不堵無地不堵而賊之往來仍自如也成效概可見矣此堵之未得其宜也於是而議撫其始撫被脅之良民其後則并撫悔過之賊黨

皇上之恩深且渥矣然良民被脅無不日夜思歸而特逼於兇威一時不能遽出使其得出不待吾招如不得出招亦無益若耶教則異矣今之僧道回教皆自立一教其說不同然皆勸人為善自治其身心無作亂之志

也卽有一二販類不能以一二人槪之千百人而邪教特借燒香念佛以聚衆斂財其初志卽懷不軌觀其所傳經文靈文大抵悖逆之詞從黨漸多則必乘機起事故自漢以來若張角韓山童徐鴻儒等未有不反者也入教未久或生悔禍之心漸染久則沈溺深有視死如歸瞑目不顧者矣此豈可以恩德招之者哉至於兇悍無賴之徒若私鹽私鑄嘓嚕賭棍等衣食惟其所欲姦婬惟其所爲方暘然意滿樂之終身豈復肯束手歸命受制於官吏束縛於灋令而失業飢寒之民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亦暫偷一時之生不暇恤後日之死詎知我

之口糧不能長給我之田地不能遍分也哉必能制其死命而後殺之則知畏生之則知恩今勦堵皆未得宜而輕於言撫無論其不來也卽來亦恐異日之有變然則撫者所以補勦堵之所不及而非平賊之策也平賊之策柰何曰堅壁清野之謂不戰而屈人策之最上者也山地則用砦平地則用堡山中之村落零星人居稀少不能歸併者及老林之居民皆遷其人而空其地資以口糧賜之宅舍爲數無多小費不足惜也入堡砦者必行保甲之謂十家互保毋使溷入不可信者仍其舊居則良莠分矣無辦非堡砦則無民非兵婦人孺子皆

可擲瓦轉石以擊賊而賊不得裹脅吾民爲賊死亡斬獲其數日減則我兵常多而賊反少矣無事則耕田買賣安其故業有事則登陴守禦保其室家我兵之分布策應者賊攻堡砦出而救之賊退亦退無奔丞追逐之勞而賊匪蹤伏則無以生出竄則靡所騁處處憂慮時時忙迫則我兵常逸而賊反勞矣堡砦林立相距遠者不過六七十里近者二三十里屯積糧餉官兵經過隨時供支無轉運之勞無遲悞之慮而賊匪焚掠千里不過空屋攻圍堡砦非旦夕所能拔而有官兵之救援隣堡之邀截又欲拔而不能到處皆然無所得食則我兵

常飽而賊反飢矣官兵鄉勇時時休息時時操練伎藝以為樂犒享以為歡其情既洽其心必齊其身既安其氣自振而賊匪兇悍之力無所施狡詐之謀無所用狂嗥跳擲久將自衰飢餓遷流坐而待斃則我兵常強而賊反弱矣此反客為主用我之所長而掩其短旬月之後賊不轉死於溝壑則散而之四方矣誠良策也然而工程既鉅費用不貲貧民經賊匪蹂躪之餘蓋藏既空生計復窘不能以刑驅督責之必須官為接濟而軍興已久用度浩繁兵餉尚難充裕豈能復有餘力及此而需之歲月今日又急不能待也無已其惟分屯合擊之

一策乎夫兵宜聚而不宜散貴精而不貴多今徵調半天下出征之兵計其數將十餘萬而經略叅贊總督將軍所藉以前敵打仗者不過二三千人合四省計之不過二萬其餘之兵歸於何所乎賊之股數愈分而多其路數亦愈分而襍而一股之賊必以一股之兵追之一路之賊必以一路之兵堵之於是派提鎮或叅遊帶兵一千餘人或數百人以分剿而分堵不計賊數之多少兵之足數剿捕否也幸而無事則可詡爲布置得宜不幸而失事則叅其領兵之官以塞責而卸過究之所謂剿者隨賊奔逐而已所謂堵者坐延歲月而已兵力既

單薄勢愈弱數年以來分剿者有能滅一股之賊者乎分堵者有能堵一路之賊者乎是置兵於無用之地而虛縻糧餉也府廳州縣每處留兵或數百名或數十名零星散處勢孤力微賊未至則嗷嗷者徒費鹽糧賊既至則寥寥者無濟機事故轉糧散餉常覺兵多而臨陣出征又常患兵少其弊在於分是不可不合而聚之也人之勇怯由於性生有十人於此七人勇而三人怯勇者勇往直前則怯者之膽亦壯七人怯而三人勇怯者遲疑却顧則勇者之氣亦衰故疲病恇懦之兵不能爲利而反爲害今領兵者但知以多爲貴不暇別擇矢石

交加之下一人驚顧萬衆披靡即有勇者亦無所施其力矣善用兵者惟在能忍我不退則彼必退其機之先後不過須臾今怯者多於勇者何由而能忍乎帶兵者以時教訓以時操練使上下之情浹洽則休戚相關彼此之技均齊則臂指可使故兵將必相習而後其兵可用今所調之兵不必領於原營之將數月而一易其人臨時而又爲更換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倉卒遇賊有委而去之耳近年陣亡之官甚多而陣亡之兵反少職此故也是不可不精於選練也提鎮雖高官不過虛名目不足以禦賊也使其可用即當予以重兵而精壯之兵

皆歸大營其分給者大半皆老弱疲弊之兵多不過二千人而少者千人除押軍裝守營盤之外能以打仗者惟數百人耳以此責其成功其能服人之心乎且所患者尤在兵少而官多將軍數人提督數人副都統數人總兵十數人此皆大員可當一面之任者也若盡予以重兵勢無如許之多若不令帶兵又安所用之其供支之費百倍於官兵省一人卽可養數百兵而有餘矣又一隊之兵不過二三百人而叅遊都守或多至七八員連翩之雞不能俱飛致多推諉觀望之弊而本處營汛至無一官以目兵而署都守以武舉而護叅遊兵備空

虛營伍廢弛何不別而擇之老病無能悉予汰革留其有勇畧而善撫馭者使領戰兵其循分供職者均回本營訓練新兵以備更調此兩得之道也是將領亦不可不精選也統馭雖有官弁而出力則在兵丁今軍營告捷官之陞擢者一摺至數十人而兵丁之得官者千百無一二也八合三勺之米增至一升九錢之銀增至一兩三錢僅足餬口目所得幾何其所望者惟厚賞耳軍潙賞不踰時所以勸也而今之經畧參贊不敢名一錢必待奏請然後敢賞毋乃濡滯而失時乎以撙省之土地人民付之而於銀錢獨不敢信亦非所以重事權

也即各領兵大員亦當有以優給之使得任其意所欲
爲然後可以責其立功使貪使詐古有之矣況乎未必
盡無良也且古之名將必有親信之兵爲之爪牙心腹
拔於庸衆之中以示異則必有越乎庸衆之賞以示優
故能得其死力奮不顧身摧堅陷陣斫營劫砦所向無
不成功如韓岳之背嵬軍是也其最要者則偵探之人
我之耳目三軍之所托命者也數年以來賊之間諜我
得而殺之者不知凡幾獨未聞賊有殺我偵探之人者
非賊拙而我巧也賊捨命而深入故我得而殺之其不
爲我所得者則我之虛實固已盡達於賊矣我偵探之

人不過隨常之糧餉臨行或賞以數錢兩餘之銀此豈足以易人之死命其歸而復命無論眞僞概賞以三錢五錢銀牌一面孰肯出死力以爲我用探之傳聞詢之行旅道聽而塗說爲目甚者甜臥於數十里外揑造數語以應以故賊來何方賊去何路賊目何人賊衆多寡茫然不知追賊而東西南北莫辨何從侄營而左右前後皆爲可慮一遇賊則措手不及如盲人而行險路引導無人徑倀倀然躑躅於空山之中欲以滅賊不亦難乎然則平日之結其心臨事之重其報皆非銀不爲功是犒賞不可不厚也今被賊者不過四省每省不過數

府州所屬州縣多者二三十處而已一省之大府廳州縣以及佐襍並候補試用人員賢而才者豈無數十人責成督撫於被賊之州縣大加甄別不肖者斥之循分供職而才不足以有爲者移之閑地合通省之官度人地之宜宜陞者陞宜調者調勿拘於資格勿格以成例其州縣之地大事繁者不妨並置兩牧兩令養廉俸薪兩分支領事竣而止一理民事一辦軍需使之撫循其民人慎固其疆圉而又假以便宜寬其文灋每州縣視其緩急輕重酌給銀萬餘兩或數萬兩以暇時儲備米麥草豆屋質騾馬整理器械勸修堡砦堡砦未能卽立

先於各鄉各村團練壯丁每戶或一人或二三人以時教訓操練整隊伍申號令步伐止齊賞罰明信使自相保聚互相救援又於一鄉一村之中選其尤精壯者數十人闔州縣可得二三千人牧令自領之有警傳集然後給以鹽糧州縣爲親民之官苟得其人巡行郊野無日不與民相見曉以大義示以情形其民皆有尊君親上之心敵愾從王之志曉然知賊之不足畏而我之有可恃則皆樂於用命急於赴公以戰則克以守則固可以助將帥官兵之所不及是牧令尤不可不選擇也數者既具可以行吾之策矣以陝西一省而論計經略叅

贊總督將軍各提鎮各州縣之兵及隨營之鄉勇其數不下十萬合而校之沙汰其老弱疾病怯懦無能者罷歸原營可得精兵四萬人以爲戰兵又其次者可得二萬人以爲押運軍駄留守營盤之用每一千把領兵一百人每一叅遊都守領兵五百名或三百名即爲所部兵將亦不相離時時教訓操練四萬精兵分爲八營每營五千人而守兵一千輔之經畧叅贊總督各領一營其餘以提鎮之有勇畧者領之又於其中選擇敢死之士數百人以爲親軍明白善步者數十人以爲偵探倍給鹽糧即於沙汰歸四萬之兵餉取之有餘分屯要地宜

疎而不宜密宜遠而不宜近如賊在終南山中則盩厔五郎鎭安石泉洋縣留壩鳳縣寶雞皆要地也相度形勢駐紮險要四面分布聽賊之游衍於山中我日椎牛饗士休養撫循使我兵力足氣盛皆有勃然殺賊之心偵探之人逐日回報賊蹤在百餘里內兵力可及者星夜發兵風馳電擊附近之營各有偵探不期而來或截其旁或邀其後州縣之鄉勇亦乘其弊則一舉可以成功或賊雖大創而餘黨多逃視其勢可殄滅即晝夜窮追必盡殺乃止若勢尚未能仍歸原營休息再俟機會總不使疲我兵力或賊乘間移至甘肅或至四川近我

營者邀而擊之遠則不堵不追亦移各營之兵拔站徐行仍環賊營分布四面相機而動若賊分竄兩省則各分四營之兵環之若分竄數處則擇其重且急者環之以逸待勞令不得出我之範圍旬月之內可以蕆事矣以此爲勦即以此爲堵勦堵得宜而勝仗既得投出者必多賊勢既窮悔過者亦衆不言撫而撫在其中是亦策之善者也否則分股而逐分地而守勦既不成其爲勦堵亦不成其爲堵兵力日疲賊勢轉熾如前所云吾不知其所底矣一得之愚幸垂採焉謹議

撫議

賊不可撫也其勢亦不受撫所謂撫者撫百姓之從賊者耳今百姓之從賊者大率有二一則被其煽惑者一則被其裹脅者被其煽惑者皆甘心於從賊者也然其中有辨入教既久心性俱迷信其矯誣之詞妄作非分之想不懼不悔視死如歸此冥頑不靈非可以情理化導者也又有富者畏禍貧者貪利邪教以避災得財之說歆而中之一時不膂翕然信從然素無不軌之志也一朝事起官府訪查鄰里執証既無詞可辨遂無地自容鄉勇利其田宅家産以多殺為功一言在教婦孺駢

誅其存者不得不棲身賊巢以爲苟延性命之計此愚民誤入其數而不能自脫者也被其裹脅者皆不得已而從賊者也然其中亦有辨精壯之民賊先拘繫以苦之旬日之後強以拜師令其入數綁縛老弱逼其手刃分隊放火押令隨行與官兵相遇授以刀矛驅迫前進倉卒打仗百姓不及自明官兵亦無從辨識鋒刃交加旣欲貪已之生不得不致人於死而放火殺人之舉遂無所逃賊乃縱之往來自如而百姓已無生還之望矣此欲歸而不敢者也老弱之民或令煮飯或令放馬或令挑擡什物不給以糧自行覓食隨時掠奪餬口飢飽

無常其苦萬狀日夜思歸然妻子爲質則中心戀戀不忍遠離家業已殘則後事茫茫無可措置不得不隱忍隨行以圖苟活卽有子身易於遁脫而賊之防守甚嚴晝則維以大索纍纍相繼如驅牛羊夜則閉之空房陣陣相積如圈豚犬蓋有十餘賊而制百十人之死命俯首帖耳莫敢先動者矣此欲歸而不能者也自嘉慶元年用兵以來吾民之死於賊者無論已官兵迎頭截擊則衝鋒冒刃者皆吾精壯之民也官兵從後尾追則兜擒掩取者皆吾老弱之民也其死者不知凡幾矣幸而乘閒得出守卡之勇坐營之兵盤而獲之以爲奇貨文

致其阜冀邀厚賞非瀏搒掠多方指証草草數言卽行正瀏其死者又不知凡幾矣幸而解赴大營委官審訊而從賊日久放火殺人則辠在不赦問官惟守此兩語以爲盡職黠者狡詞變易則死於刑愿者據實自陳又死於瀏其幸生者皆歷幾死而後得之什伯中僅一二也夫律坐喝令卽下手亦從末減何況被賊所逼事不由已而徒泥其迹不原其情風聲一布孰敢復出使賊益得藉口以鈐制吾民此從賊之心所以愈堅而賊之所以日多也今蒙

皇上施浩蕩之恩開三面之網蕩滌舊染與之更新伏

讀
聖諭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自相攻
擊屠戮生靈朕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極困思
安久勞思逸諒必一見
恩旨翕然來歸欽此捧誦迴環無不感激泣下即此數
語已足以感天地之和而消邪沴之氣矣賊亦人也具
有心腹腎腸亦當感動悔過何況被脅之良民哉惟是
愚民目不識書謄黃遍貼賊中防守甚嚴一時未必周
知即知亦或未敢遽信諭以空言不如示以實事之爲
深切著明也伏求

勅諭各路領兵大臣於大營中豫備大旗一面上書招撫難民四大字遇賊打仗以兵數百人守之立於山之上或營之左右距營一半里許其有投棄器械來奔旗下者悉不得殺賊方迎敵官兵不暇兼顧裹脅之民必相率歸來矣嚴飭守卡員弁兵勇自賊營逃出或被盤獲者無論是賊是民會否放火殺人均不得擅殺送交地方官問其姓氏里居願留者妥爲安插歸籍者酌量資送風聲傳播孰不求生卽或所放之人未必無一二眞賊逃回賊營然賊既生還則百姓更無死理在賊營之百姓無所疑慮益堅其向化之心歸者紛紛恐後矣

此解散之一濟也其有心地明白語言便捷者予以重賞令其招徠招出十人者給以十人之賞招出百人者給以百人之賞能殺賊縛賊來獻者更加優賚如係賊之小頭目更爲得力唐李僕射之平淮蔡宋岳忠武之平楊幺皆重用降將轉相鉤致賊心旣散賊黨自離即使一人不返不過失一眞賊於事勢無關重輕若使一人成功則保全無數生靈於　國家實有裨益此解散之又一濟也抑景瀚更有請者教匪及嘓嚕等執迷不悟非重懲之以威不能遽懷之以德而被脅百姓受制於賊亦有欲歸不能之勢景瀚三載軍營所見百姓迺

回者皆在官兵打仗之日官兵大勝則逃出者甚多官兵小勝則逃出者亦少是勦而後可以成撫而勦必須兵力今兵力少情矣似宜添派精兵慎擇良將勦撫並用奇正相生兼行堅壁清野之濟百姓自相保聚使賊無人可裹無糧可掠旬日之間不特被裹百姓投出相繼即眞賊亦各鳥獸散矣有明鄖陽之役白圭項忠先後擒斬劉千斤苗龍等數萬人而後原杰得以成撫治之功書云威克厥愛允濟非忍於用威乃所以成其愛也至各省情形微有不同敎匪四川爲多其裹脅川民亦衆今首逆陸續就誅賊勢漸形瓦解一加招撫來者

必多是四川利用撫陝西習教者安嶺將軍山諸役殲戮殆盡逃入川境者不過一千餘人兩年以來川楚邪匪往來興漢商一帶沿途裹脅皆隨裹隨逃故賊中陝民頗少無可招撫是陝西利用鄉至湖廣受鄉勇之利亦受鄉勇之害殺戮過甚勢不相容不獨楚賊不敢回楚卽楚民亦不敢回鄉撫均未易言其來歸者量爲遷移方可相安無事是又在地方大吏之隨時變通矣謹議

甘肅會城議

甘肅布政使司治蘭州府而陝甘總督亦駐節焉蘭州固河西隴右一都會也然而地介河山之間方平不能數十里自大吏移駐新疆繼闢衣冠所會商賈輻輳其城小不足以容之則展其外廓西逼華林山居高臨下城中一覽可盡也乾隆四十六年撒拉逆回據之幾至不守事平議包山爲城以費鉅中止遂於龍尾山建五礮臺又置華林營遊擊領兵屯守然愚嘗論之兵多則不能容兵少則無以守賊至有棄而丟目反爲所據乘之攻城是資寇兵而齎盜糧也然則將奈何曰蘭州非

會城地也劉巡撫斗始移駐之一時權宜之計耳其後布政司亦治焉乾隆初元巡撫展成始奏升州爲府置臯蘭縣皆因仍目前未嘗計及久遠者也其山童而土斥鹵十里外皆溝澗沙礫地力所出不足以供萬家之聚薪米日艱百物湧貴數十年來山川之氣洩而無餘矣雖據黃河之固而規模廹狹移城則無其地包山則無其力不如遷之便葢甘肅形勝之地莫如涼州畜牧富饒地土平沃又有水泉之利南據天山北臨廣漠以控制西域隔絕北部屏蔽中土高屋建瓴之勢也其次莫如平番縣漢之金城郡治前涼之廣武郡也西達甘

涼南牽鄯廓北通甯夏東蔽蘭鞏四通五達之區形勢足以聯絡聲息足以響應其地寬平衍沃數百里又有迤城樹木之利亦西陲之奧區也會城既遷甘肅拱衛移於肅州而涼州肅州二鎭可省蘭州仍降爲州屬於河州升爲府以控馭諸番與西甯相應則西南之門戶固矣且自平涼至蘭州越六盤青嵐車道三大山崎嶇上下中涉溝澗百餘夏秋水漲冲決無時歲歲勞民修治安定會甯又乏水泉行旅苦之若會城遷則驛路改由固原鹽茶渡靖遠城外黃河一葦可杭自腦泉尾泉以達涼州或由蘆塘速罕禿以達平番平坦無山谿之

阻水草便利自漢以來通西域者皆出此今商賈亦由此道無跋涉之苦無水潦之虞利孰大焉或曰平涼慶陽無乃鞭長莫及乎曰古之分界皆以名山大川今美高六盤諸山脈皆自隴州來北至固原古之大隴山也隴關在西蕭關在北關中得名蓋以此故此二府地漢屬司隸唐屬京畿採訪使皆爲畿輔其水皆東流至西安人情之所向也若以六盤爲界六盤以東降涇州爲州同其所屬隸于平涼合慶陽一府隸之西安布政司六盤以北固原升爲直隸州州北曠數百里無官當于豫望城增置一縣鹽茶廳有土有民正其名改爲縣俱

屬之六盤以西靜寧亦升爲直隸州莊浪要地也復爲縣與隆德皆屬之二州仍隸甘肅布政司如此有三利焉順地勢協人情而甘肅勞瘁之區平凉涇州爲甚歸之陝西易于調劑官得休息而民亦蒙其利一轉移間其所益者多矣

代宜總統上某大學士書

某承乏軍事已歷一年未効寸長愆尤日積仰蒙聖慈高厚不即加之重辜猶復貰其前愆寬其後効某具有天良曷敢不竭力圖報顧惟邪匪滋事以來兩年於茲官兵殺賊動以千百計而賊不加少兵且益疲每省請餉皆數百萬　國家帑藏有常豈能勝此煩費而軍需經過一切夫馬輓輸之力不能不資之百姓爲日既久民力亦將竭矣某庸碌無能本無足數而各路領兵大臣亦未有操必勝之策可以剋日計功者若不通盤籌畫別圖良計以收一舉蕩平之功日復一日將何

所底可憂者恐不獨在邪匪也竊思賊匪所過邪敎之伏而未動者翕然從之猶爲情理之常而今賊所裹脅者大半皆良民不盡邪敎也且有父母兄弟在家力農營生而一身甘爲賊用而不辭者矣聞賊匪凡裹一人必飲以符水遂迷而不悟其事似未足深信然戰陣殺戮無可辨識其生獲者父母兄弟鄰里約保具在反覆訊之實非邪敎也而既已從賊殺人放火則罪無可貸問其所由彼亦茫然不解使果出於裹脅則奔走遷從之頃何難乘間脫出而招諭不從文告不省甘心棄父母妻子從賊斫死而不悔是邪術亦或有然矣賊日聚

而日多不可不早爲之所也某百計思維惟有行堅壁
淸野之濟百姓自相保聚使之無所裹脅則民不爲賊
其勢自衰使之無所擄掠則賊可爲民其黨自散因不
揣冒昧詳陳利弊謹繕其條款錄呈左右其中委折自
邀垂鑒惟是事體重大或不免少爲疑慮者敢復縷析
明之蓋此濟之行一則慮煩擾反以累民也然民雖至
愚亦必明於利害權於輕重與作遷徙之勞何如焚掠
殺戮之慘使但勸諭督率令百姓自出己貲愚民難與
慮始貧富不齊或至稍形怨讟今一切費用皆給之官
分年徵還輕而易舉未經賊過之處身家可保蓋藏可

全順其情之所樂何憚不爲其已被蹂躪之區復業難民勢須撫恤修理房屋淸查戶口其事相同貧乏者又可以工代賑況流離甫定風鶴易驚有所恃而無恐更足安民志而奠民居是安撫招徠莫善於此也一則慮其迂緩不及於事也然自去歲以來某等所汲汲自力者何一不速何一有效根株未絕則蔓草易滋黨與未淸則死灰復爇各路殺賊統計已數十萬於大局究無所濟也急行此灋三月畢事正當明春靑黃不接之時賊進無所掠退不得食可以一舉蕩平肅淸後患是一時雖若迂緩而效實計日可待較之日事追逐茫無勝

算者竊猶以爲速也至現在賊匪滋擾地方先行於四面遠處以漸而近縱橫數百里之內堡砦林立賊在網羅之內矣或恐堡砦未足捍衛壯丁未足抵禦者某行間一載熟籌情形賊雖兇悍亡賴善於衝突而不善於攻圍通巴失守以本無城垣民多逃散之故耳非賊之力能攻而陷之也官兵數百堅守砦柵萬餘之賊皆束手而退蓋守者易爲功攻者難爲力也今壯丁保護身家其守必力又有鄰堡援之官兵救之何懼賊之侵陷乎一則慮其繁難也然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一省官員以千百計擇其賢能者道府牧令豈無數

十人責成各督撫督率所屬明立賞罰議定章程何患濤之不行且難莫過於用兵今文員有帶領鄉勇衝冒鋒鏑死而不悔者矣謂必無認眞辦事之人似非情理之平也一則慮其糜費也然一切費用供給於官特一時目令攤於居民田地分年隨地丁帶征非無著也惟買糧爲費稍鉅而各州縣不能無採買其未動支者分貯堡砦卽可爲州縣之鄉倉其動支者軍糧口食與今之養兵養鄉勇無異而自是兵可以減鄉勇可以裁所省不啻數十百倍是今日之急務誠莫有先於此者矣某夏末移營新甯卽懷此見顧以

九重之上宵旰憂勞某身爲總統帶領大兵自當趕緊
剿除上紓
聖廑豈敢含急圖緩稍稽時日逡巡顧慮欲　奏而復
止者屢矣遂令賊匪蔓延至於此極私衷悔恨何可名
言今若畏辠避嫌復行緘默則負　國之辠益無可逭
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又作補牘之請伏祈鑒其苦衷曲
爲上達使其言可用此瀆果行於　國事未必無萬一
之禆卽治某以討賊不效之辠亦所不辭否則補救一
時飾詞取悅縱
聖恩寛大目前暫免辠責某亦何面目以見閤下乎屢

瀆尊嚴不勝惶悚區區愚誠伏惟亮詧

覆德侯書 代

差弁來營接奉手書迴環雒誦知閣下之愛我甚厚其爲我慮者至深且遠雖至親骨肉何以逾此感激之私非言可喻然而此事本末有不得不備陳於執事之前者某於軍旅之事本無所知蒙

皇上天恩畀以重任日夜思維竭心力以圖報効但求於公事有濟而已禍福毀譽皆不計也興安數處仰仗

天威醜類肅清幸免辠戾及至東鄉賊黨衆多恃險抗拒竊自惴惴幸閣下及明將軍統領雄師自楚來此喜躍欲狂謂自是可藉手以告成功果賴雄畧連次勦殺

撲擊賊匪拏卡緊逼遂破金峩寺賊巢而賊衆竄赴重石子香爐坪者不下二三萬人勢尙猖獗我兵雖多不能處處堵禦四出焚掠往來古噬口方山坪等處如入無人之境鄙衷實不勝焦急其時叉屢奉

諭旨嚴催迅速蕆事私心竊計因

明旨屢令設瀉辦理如梟討誘首逆諸人則餘黨可立時瓦解適擊獲賊犯王學理到案訊供伊有子姪尙在賊營爲小頭目渠願招降自贖作書與其子其子泣泳歸命且述賊首皆有投降之意但辠大惡極不能自信時劉令穀然自請身入賊砦勸諭開導某以其素得民

心遠近老幼皆偁為青天賊必不敢加害使衆信服其
言於事有濟投戈釋甲悉令歸農所可惡者不過首惡
數人事過之後何難徐徐辦理地方早得一日安靜即
聖心早釋一日厪念亦大美事豈必以殺戮為功使其
無濟于 國體固無傷也而使賊黨轉相播告各求生
路以孤其黨與或自相疑貳互相吞併亦未始非攻剿
之一助劉令既去賊匪遠出數里跪接道旁反覆開導
皆悔悟歸臯其誠偽原不可知而詞貌固極恭順次日
匪黨二人來賞以酒飯使去又次日其小頭目劉學仙
曠作奉來又次日王三槐率劉學仙等四人同來某令

道府等官諭以
皇上好生之德苟能悔悟自新立功自贖無不可赦之
皇令其繳軍械造口冊率衆歸附皆俯伏叩頭歡躍而
去彼時如將王三槐等五人立時拘禁具　奏擎獲首
犯豈不足以博
聖主一時之歡然某私心欲爲　國家辦事非爲一己
邀功王三槐雖云兇悍究在徐天德孫老五冷天祿三
人之下賊匪數萬人去此五人何損毫末不如推誠放
歸使之不疑如果率衆來歸固屬甚善或再引首惡一
二人同來然後拘執以孤其勢漸散其黨方不虛此一

舉此某不得已之苦心也詎意賊匪詭譎性成自知必
死翻然變計是則某不明不斷之過而非劉令之辠也
然雙廟場無兵守禦以致横遭焚掠其故不盡由投降
前此瓦窰場石竹槽及徐天壽往來方山坪所過燹毀
豈皆王三槐準降之由四郊多壘爲卿大夫之辱某受
國厚恩擁兵萬數不能保全閭閻其可耻笑者甚多
不止此一端也至劉貢生曾隨劉令至賊砦其後復往
勸諭及賊人變計潛令差役踰牆回營報焚搶雙廟場
之信以四鼓至大成砦得有準備是其非從逆也明甚
賊之不殺其父子者或良心不昧而然未可以此定案

也若米鹽猪牛劉令亦嘗稟命犒勞之恩以示招撫之意使之可信耳賊黨衆多區區者爲數幾何亦未能接濟也總之此事始無料事之明繼乏審幾之哲其辠皆在某然旣非圖利亦非貪名此心實可質于天地鬼神且並未敢以此事阻撓攻勦之局致失事機閣下如原其心憐其愚不加深究不獨劉令感戴勞謙即某亦拜明德之賜將來若有蜚語某以一身當之必不相累此書即可留爲據也如必憂深慮遠不可不急于自明即當據實指陳將某參　奏雖

聖明垂加譴責斷不怨悔若諉辠于他人雖閣下愛我

之心某何顏以見天下之人乎病中昏憒益甚靦縷滿
紙不知所云

爲李調赴壽張過州聞賊氛警遂留之協守西南隅日中賊前隊百餘人以木筏編橋渡河往來西南兩門城上鎗箭齊發西門斃賊二十餘人南門斃賊十餘人酉刻賊大隊至約數千人焚副將署及馬市街火光撲城樓遂攻南門前行婦女十數手搖素扇口喃喃有聲數僧仗劒執旗以手指揮時城上殺狗淋血婦人披髮解襟坐女牆上以壓之連放大礮磚石如雨賊不敢近戌刻賊復冒死進堆草焚南門掘壕作洞勢甚急余乃大呼曰下城殺賊者厚賞民劉茂生李得勝盧繼周應聲縋而下隱門垛下以鐮刀鈎傷賊足城上益放鎗箭外

委紀雲瑞轟藥燒斃僧不動兵役咸致死凡斃賊一百
餘人賊勢不支亥刻乃退稟巡撫守城殺賊情形請留
德州及撫標兵且請益兵
初八日辰刻賊以牛車載礮趨西門德州兵放過山鳥
斃其目餘賊丕遂縋下殺其牛移礮及車內鉛彈器械
入城南門外獲賊李現穆建前訊供申閣巡撫
初九日申刻賊攻西門先藏于元帝廟以避鎗箭闌而
出各藏秫稭一束至城下堆而火之火光射門隙如電
復以厚賞募兵夭下城遞水潑之拆月城中廟宇磚瓦
塞內城城內男婦抱土填城洞是時號哭之聲徹內外

以致閭閻之情不能上達而
朝廷之澤不能下逮今閣下已知之矣又言之深切著
明如此若使所行不副所言則其過反在不知疾苦者
之上春秋責備賢者某于閣下不能不深有望也所需
銀兩某前已有信致楊藩司令酌給數萬兩分送秦州
鞏昌兩處以便就近散給今當再行札催總期清查明
確不爲吏胥所侵蝕不爲紳衿所包攬苟實惠在
民即稍有糜濫
聖明亦不靳惜也

祭李參將文　昌言

惟靈忠勇素著爲　國虎臣及五百士如一其身入蜀一年轉戰千里營山之役厥功尤偉奉
命回師至於金州馬不及秣惟賊是求南路之師曰爾河關提兵駐此以砥狂瀾蠢茲阮逆敢拒
王師狼奔豕突如水潰隄礮雷箭雨短兵既接將軍一呼目眥裂血惟五百士同此精誠殺賊如草闃不聞聲寡不敵衆賊湧而至火藥之焚亦有天意將軍死綏戰士隨之天地變色風雨淒其嗚呼哀哉是余之辠孤軍不繼余其甚悔縞素出郊哭奠忠魂肴馨酒旨靈其有

閭生既盡忠死猶報　國卒茲國殤以殺羣賊哀哉尙饗